

扶輪 接下來的 挑戰？

撰文：PAUL TAYLOR

人口結構的改變意味著更多的挑戰。我們準備好迎接哪些挑戰？

人口結構的改變是一齣慢動作的戲劇。它的劇情一分一秒漸進地展開，卻從根本上徹底改變社會的面貌，而 21 世紀初的美國就正同時經歷兩種如此戲劇性的變化。

我們的人口正逐漸轉變為以非白種人為主，同時我們步入高齡人口（包括我）的比例也創下紀錄。這兩種趨勢，任其一都會是其世代中人口結構上最重要的大事。而這兩種趨勢同時發生的現象，已經製造出巨大的代溝。美國正走到其歷史上老、少世代之間在外表、思考、投票及科技運用上都截然不同的節點。

這些代溝也可能對一切造成壓力，無論是從職場到口袋書，乃至於政治局勢和我國的社會凝聚力。

而這些代溝對於像扶輪這樣的傳統服務性組織而言又特別棘手，就算賣力吸引青壯年世代加入，但那個世代卻認為，要從事公民參與和社群網路互動，拿起智慧型手機比出席每週例會來得簡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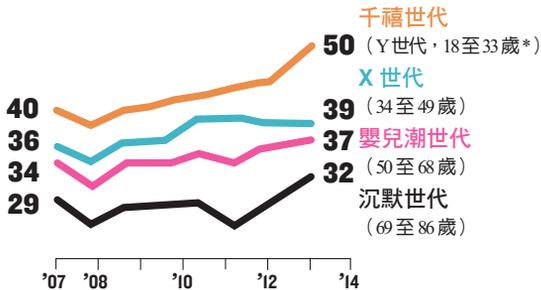
然而，這不全然是壞消息。美國的老、少世代間容有差異，但彼此並不想挑起世代戰爭。家族裡祖父母、父母和子女的生活緊密交織的程度，遠超過記憶所及的任何時期。這有一部分要歸功於數位革命，創造出一個讓家族能夠 24 小時全年無休的溝通聯繫平台；還有一部分要感謝全球經濟的不景氣，雖然封閉了晉升為中產階級的階梯，卻也讓數以百萬計的青壯年即便已是 20、30 好幾，仍與父母同住。

稍後我將在本文中提出一些想法（僅供參考，並非萬靈丹），談談扶輪如何在這個變遷的美國中找出自己的定位。但這些人口結構的轉變對整個美國造成什麼影響，我們先來看看別人有什麼觀察。

我們就從年輕人開始。千禧世代是介於 1982 和 2000 年間出生的族群，是美國史上人數最多的世代（逾 8,000 萬人）；他們是我們邁向「少數族裔占多數」的未來的過渡世代（44% 為非白種人）；他們的思想開放，尤其是針對社會及文化議題（若非他們的選票，羅姆尼 Mitt Romney〔譯註：2012 年曾代表

千禧世代：不隸屬於任何機構

各世代自認為無黨派的成年人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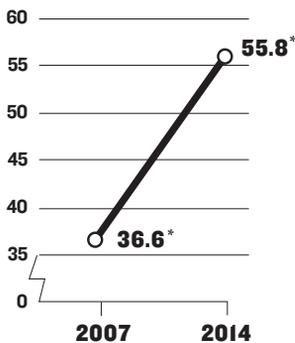
* 年齡區間係以 2014 年為計算基準

資料來源：資料數值所代表之總數，係依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2014 年的所有全國調查。皮尤研究中心

備註：皮尤將千禧世代定義為 1980 年後出生的族群，但並未定義結束年份。

無宗教信仰的人數激增

成年人，單位：百萬



* 預估總數：

資料來源：2014 年宗教概況 (Religious Landscape) 調查，調查期間為 2014 年 6 月 4 日至 9 月 30 日。皮尤研究中心

共和黨角逐美國總統寶座]) 這次就捲土重來了)；而且他們也是近代史上第一個和父執輩的同年齡時期相比，財富及收入都來得少的世代。

他們也不隸屬於任何被像我這樣的老頭子認為是社會中流砥柱的機構，不單是服務性組織，還包括政黨 (50% 自認為無黨派，創下所有世代的最高比例)、宗教 (35% 自承沒有任何宗教信仰，同樣又創紀錄)，以及婚姻 (千禧世代只有四分之一已婚，但有逾半數老年人在這個年紀時早已成婚)。

這些型態中有許多是環環相扣的。舉例來說，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千禧世代晚婚的最大原因，在於許多人自認為缺乏養家活口的經濟基礎。因此，向來都是收入較低的族群，未婚的情況最普遍。這讓貧富差距更形惡化，因為婚姻及伴隨而來的規模經濟、勞力分工，以及為日後預做準備的儲蓄動機，反而有助於創造財富。

千禧世代在扶輪這類的團體中缺席，與他們是全球第一個數位原生世代有關，或如某人戲稱他們是第一個現代的「前哥白尼時期人類」〔譯註：前哥白尼時期人類誤以為太陽繞著地球轉〕。如果能夠上網創造屬於自己的個人化社群宇宙，並以自己為中心，讓網友們圍繞著自己一張張的自拍照運轉，誰還需要離開網路交朋友？

許多高齡者認為，千禧世代這種自拍照文化既令人厭惡又自我中心。但對千禧世代而言，這讓他們有存在感，也是他們充滿旺盛好奇心、潛力及自信等特質的原因。

這或許也說明了為什麼就算經濟環境這麼差，現代的青壯年卻不感到孤立或受委屈。他們既樂觀又渴望成功。他們尊重長輩，也想要遵守社會的遊戲規則。即便他們之中有創紀錄的比例是在單親家庭中長大，更有數千萬人長時間在貧困中度过童年，但一般人可能預期這樣的成長背景會產生的許多負面影響，其實並未出現。

相反地，過去 20 年來，美國的青少年暴

力犯罪率減少逾三分之一，中學輟學率也減少 40%，青少年懷孕率則劇降 50%。青少年吸菸飲酒的比例也下滑。顯然，有人正在做對的事。

高齡人口的情況又如何？從公共政策的角度來看，高齡人口最引人注目的是人數。今日，有 1 萬名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將步入 65 歲。明日，又有 1 萬人。以此類推，日復一日，直到 2030 年為止。

等到這個龐大的嬰兒潮世代的所有人都從職場退休，在 20 世紀為高齡人口所安排的大型社會安全網計畫，包括「社會福利制度」(Social Security)、「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 及「醫療補助計畫」(Medicaid)，將占用掉近半數的聯邦預算，卻不足以支應所有承諾過的福利。計畫再也

青壯年未婚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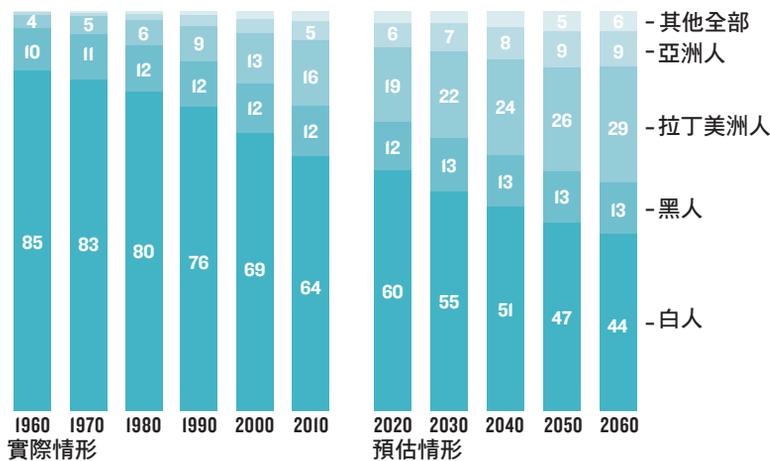
各世代 18 至 32 歲已婚百分比



資料來源：1980 年、1997 年及 2013 年資料係來自「當期人口調查 3 月號」(March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1960 年資料則來自 1960 年人口普查。皮尤研究中心

變化中的美國面貌，1960 至 2060 年

占總人口的百分比



備註：未滿 5% 則不顯示資料標籤。白人、黑人及亞洲人皆包含自認為單一種族的非拉丁美洲人。「其他全部」包含歷來非拉丁美洲裔之美國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以及自 2000 年起自承具兩種以上種族血統但無拉丁美洲血統之所有人。拉丁美洲人為所有相關種族之統稱。亞洲人包含夏威夷原住民及太平洋島民。

資料來源：皮尤研究中心 1960 至 1990 年歷史人口概算 (Passel 及 Cohn, 「美國人口預估：2005 至 2050 年」(“US Population Projections: 2005–2050”), 2008 年 2 月 11 日)。人口普查局 2000 至 2010 年人口概算及 2015 至 2060 年人口預估

趕不上變化。若不在政策上做改變，就只得由愈來愈少的納稅人口，來撫養愈來愈多的退休人口。

當聯邦醫療保險於 1965 年開辦時，全美 65 歲以上的人口只占 9%。到 2040 年，這個數字將飆升至 21%。這些人口高齡化的趨勢全球皆然，而其中有許多結果是人們樂見的。像是壽命延長和出生率下降的結果，不僅有助於人類的健康幸福，也有助於地球的永續發展。

但人口高齡化也帶來挑戰。高齡人口的生活品質，某種程度上必須仰賴年輕人的體力。在這方面，美國事實上擁有全球富裕國家中最令人稱羨的人口結構。我們的人口正在老化，但大多數歐洲及亞洲國家的人口老化速度更快。到了本世紀中葉，日本的年齡中位數將會來到 53 歲，德國 51 歲，中國大陸 46 歲，而美國只是從現在的 37 歲上升到 41 歲。

外來移民使得我們的人口相對年輕。自從我們於 1965 年重新開放移民後，已經有約 5,900 萬人移民至美國。他們通常是在青壯年時期移入，加上他們是努力追夢的人，所以也傾向要多子多孫。有別於 19 世紀及 20 世紀初的移民潮幾乎全是歐洲白種人，這波現代的移民潮主要來自拉丁美洲及亞洲，而且幾乎完全是非白種人。因此除了為我們的經濟注入活水外，現在的移民也正在創造出一個綜合體。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的預估，到了 2044 年，這個綜合體將讓我們轉變為一個以非白種人為多數的人口結構（而且由於異族通婚日益盛行，混血人口也愈來愈多）。

這個種族上的改頭換面，讓我們的代溝更添一層政治上的複雜度。現在的高齡人口是不成比例的以白種人為主又思想保守；青壯人口則是不成比例的以非白種人為主又思想開放。

他們勢必得合力說服那些陷入僵持對立的政治領袖革新我們的社會安全網，才能更妥善地因應我們不斷改變的人口結構。如今，聯邦政府投入高齡人口福利計畫的預算是每人 6 美元，但投入兒童福利計畫的預算卻只有每人 1 美元，這種在預算上重老輕幼的差距，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是最懸殊的。同時，我們也正留給後代子孫一筆高達 18 兆美元的負債，還有一個無以為繼的社會安全網，對基礎建設、教育及基本科學研究的投資也節節下滑。

此外，從世代間的經濟流動性來看，美國也不如加拿大或西歐。難怪美國有創紀錄、四分之三的民調受訪者表示，他們沒有把握下一代能過得比自己好，這等於是具有壓倒性的多數對美國夢投下了不信任票。

每個社會、每個社區和每個家庭，都是世代之間的契約：你還小，我照顧你；我老了，你照顧我。到了 21 世紀，為了因應這些新的經濟及人口結構現況，許多家庭一直在調整這個古老契約，但腳步卻遠不如民選官員來得靈活。

現在，家族中長輩給予晚輩的協助比晚輩給予長輩的還多。那是因為戶長年紀在 65 歲以上的美國家庭，其家戶財富中位數是戶長年紀不到 35 歲的家庭的 20 倍（21 萬 500 美元比 1 萬 460 美元）。過去在 1983 年時，這個差距約 8 比 1。家族裡年紀愈大、經濟狀況愈好。

這些家族內的互通有無只有一個問題，就是並非所有人都有幸能有個可以充當安全網的富爸爸或富爺爺。所以這樣的財富移轉，終究只會加深而非減輕國內日益擴大的收入及貧

年齡層 vs 階級？

民眾自認為屬於各階層的百分比

	上層階級 *	中產階級	下層階級 *
所有成年人	13	47	40
30 歲以下	11	43	46
30 至 39 歲	13	48	39
50 至 64 歲	11	48	38
65 歲以上	17	47	35

*「上層階級」包含自認為上層或上層中產階級的人；

「下層階級」包含自認為下層或下層中產階級的人。

資料來源：2015 年 2 月皮尤研究中心調查

富差距。對於今日的美國夢，或許以下的詮釋更為貼切：慎選父母。他們越有錢，你才可能越有錢。

這種事我們不想告訴自己，更不想告訴其他人。人口結構改變的殘酷數字，終將迫使我們的民選領袖革新社會安全網。解決方法極有可能需要結合加稅及削減福利等手段，因此政治人物會極盡拖延之能事。不幸的是，每多拖延一天，這個洞就越深，而且任何解決方法所造成的負擔，只會更沉重地落在後代子孫肩上。

目前，那個問題暫且由家庭及社區接手處理，而這就是扶輪能夠發揮所長之處。扶輪社應該把握人口高齡化的契機。嬰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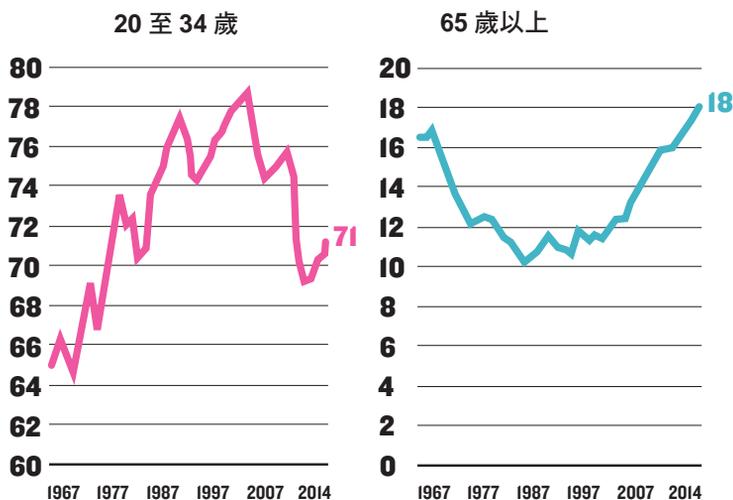
潮時期出生的族群即將成為我們史上人數最多的「花甲」世代。他們或許即將退休，但大多數人依舊老當益壯。而且他們也到了人生中開始有股衝動想為後代留下些什麼的階段。一如心理學家艾瑞克森 Erik Erikson 所說，「我遺留故我在。」

許多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會藉由照顧子女及孫子女來回應那樣的需求。但還有愈來愈多的人正為了他人的子女而奉獻。根據「國家及社區服務組織」（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的報告，2013 年全國有 24.2% 的 65 歲以上老人曾投入義工服務，略多於 2002 年的 22.7%。那相當於有 1,060 萬名高齡義工，預估到 2020 年人數會超過 1,300 萬人。

企業、基金會及非營利組織也正共襄盛舉。去年夏天，娛樂界大亨艾斯納 Michael Eisner 宣布，他的基金會將把所有獎助金捐給結合老少之力解決問題的計畫，而總部位於舊金山的全國性非營利機構「安可」（Encore.org）也提議成立「遺愛義工團」（Legacy Corps），藉由動員高齡人口從事 1 年的義工服務，為下一代謀求更好的前景。

這些倡議都是扶輪可以仿效的典範。在扶輪歷史上，扶輪社員們一直信奉著「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社會一定強」（Societies become great when the old plant trees under whose shade they will never sit.）的希臘俗諺。倘若扶輪社加倍投入那些發揮銀髮族之力以滿足年輕人需求的計畫，各位或許能招募到未來世代加入扶輪成為社員。各位也一定能幫助國家興盛壯大。因為今日的孩子正是國家明日的主人。

就業人口百分比，依年齡區分，1967 至 2014 年 *



* 請注意縱軸上的年齡區距。

資料來源：皮尤研究中心對勞動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數據之分析